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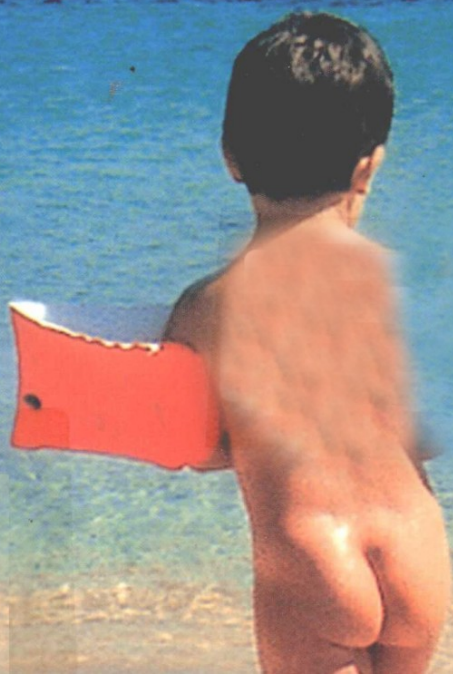
理想国

against

狐狸尾巴  
HULI  
WEIBA

迈克

Oops! Here We Go Again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狐狸尾巴

迈克

Oops! Here We Go Again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【迈克作品】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出版

© Oxford University Press

本简体字版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20-2010-248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尾巴 / 迈克著 .

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.1

ISBN 978-7-5495-0284-4

I . ①狐… II . ①迈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293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：6.625 字数：90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15 000 定价：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想象另一种可能

理  
想  
国

imaginist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|
| 1  | 尼斯朝圣     |
| 4  | 熨        |
| 7  | 柏林阿历山大广场 |
| 10 | 铁达尼之城    |
| 27 | 厕所文章     |
| 30 | 真假富家子    |
| 34 | 我爱夏日长    |
| 37 | 荷兰式实际    |
| 38 | 布拉格分秒    |
| 39 | 蜗牛邮的轨    |
| 41 | 占浪漫便宜    |
| 42 | 意大利广场    |
| 45 | 十五十六     |
| 48 | 黑市妇人     |
| 49 | 魔光乍泄     |
| 50 | 意中缘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51  | 对答        |
| 53  | 三十一度      |
| 55  | 八字真言      |
| 57  | 摇啊摇，摇到叹息桥 |
| 71  | 情泪种情花     |
| 74  | 理发记       |
| 77  | 八八七七      |
| 80  | 雨和其他      |
| 83  | 南瓜和墨鱼     |
| 86  | 巧克力炸弹     |
| 88  | 晚安，卡娜     |
| 91  | 宾至不如归     |
| 94  | 汤         |
| 96  | 执子之手      |
| 98  | 雨霖铃       |
| 101 | 有鱼        |
| 104 | 求生记       |
| 107 | 幸福        |
| 110 | 心不在焉的读者   |
| 112 | 第一次和第二次   |
| 114 | 泛白记 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16 | 执书记       |
| 119 | 史貂韦与史貂韦   |
| 122 | 十四只狗      |
| 125 | 都在春天      |
| 128 | 两个基思杜化    |
| 129 | 可能在坦吉亚    |
| 132 | 1999 谢幕   |
| 135 | 悼布烈逊      |
| 139 | 沉默        |
| 141 | 铁塔底下的中国影子 |
| 144 | 也门文明三千年   |
| 146 | 水月债       |
| 149 | 里斯本故事续篇   |
| 152 | 日安，继续忧郁   |
| 155 | 柔情和泪      |
| 158 | 为了你       |
| 161 | 力高化尸龙     |
| 164 | 语冰记       |
| 166 | 听姚莉唱姚敏    |
| 168 | 艾杜丝摩利鲁玛   |
| 170 | 轻轻脚，凌晨的雨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72 | 烟嗓子             |
| 174 | 斟情记             |
| 180 | 节哀              |
| 183 | 过去未完成           |
| 184 | 坐下来罢            |
| 186 | 天气报告            |
| 189 | Chuck E. 和其他陌生人 |
| 195 | 缘定半生            |
| 197 | 城市之回光           |
| 200 | 今年圣诞，卢塞恩下雪吗？    |



## 尼斯朝圣

这是马蒂斯（Henri Matisse）的城市。

他喜欢它慷慨的光，我却喜欢它的夜晚。相同点是不含杂质，不论日或夜，都有种决绝的透明和彻底——拖泥带水的，只是介于它们之间的时段。

海湾向南，看不见日出也看不见日落，像一个阔而且深的山谷，兜载了最漫长的日光。夏季傍晚八九点，海水还是暖的，浸在温吞里的人懒，天色倒比人更懒，延挨着迟迟不肯转向黯淡。胭脂涂在天脚，不动声色漾进紫罗兰的领域，缓慢得和时代脱了节——是《三盖衣》那类濒临绝种的戏的步伐，为一个简单的动作琢磨大半天，思前想后，置当前于罔顾。

我忽然醒悟，天际这片悄悄掩然而至的暧昧就是“晚霞”。多么生疏的名词，就如由孩童时期闯进成人世界过于仓促，忘了塞入随身携带的行李箱，隔了几十年懵懵懂懂记起。啼笑皆非——从来不觉得欠缺，表示可有可无，翻出来顶多只是肋骨，倒还是翻了出来。

黑齐了才发觉，海湾左边尽头有座灯塔，一闪一闪，向航海者宣布陆地的存在。海岸线弯弯曲曲，乘风破浪之际撞上去

可不是开玩笑，绝对并非投进尼斯怀抱的正确姿态。右边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灯塔，大概是安第柏。法国南部这一截，在美术史上好像诸侯分割土地，每个地方镇守着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：安第柏是毕加索（Pablo Picasso），康纳是雷诺亚（Auguste Renoir），曼当是高克多（Jean Cocteau），凡斯的圣保罗是夏迦尔（Marc Chagall），尼斯是马蒂斯。

马蒂斯美术馆在尼斯山上的司米耶，外墙髹了炽艳的辣椒红。坐落著名的丽琴娜酒店旁边，起初我还以为是酒店的附属品，被马蒂斯租来当画室。后来弄清楚，他没有在小别墅住过，一直于丽琴娜起居工作。美术馆有一系列美人鱼素描，看见灯塔的时候我嘴角浮起微笑：或者某个月色明媚的晚上，好奇的美人鱼游近岸边欣赏旋转的明灭，画家眼疾手快，在纸上留下了写真。

丽琴娜后来改成公寓。一九一六年他首次来尼斯下榻的好岸酒店如今招牌仍然高挂，却换了地址。当年对着美国长堤，推开窗是无敌海景，如今搬到旧址后街，虽然一箭之遥，情调南辕北辙。他在丽琴娜逗留时间很长，一般人远道前来朝圣，都渴望能够进去看看。但我更想参观好岸酒店他从前住过的房间，因为这里是他和尼斯初恋的温柔乡。

想归想，两间旧酒店都不得其门而入，只能在外面驻足，抬起头聊表敬意。好岸的墙颜色模棱两可，粉紫带点灰，像晚霞告别时在它额角吻了一吻，整个晚上都做着轻盈愉快的

梦。香艳的联想蝴蝶般飞舞，眼睛却停在墙上镶着的石碑——名人赏光临幸，后人立标为记。马蒂斯之前，契诃夫（Anton Chekhov）也住过。再之前，一个名叫德勒撒·马丹的女子在这里度过一夜。谁？文学史和美术史皆没有记载这个名字。真是隔行如隔山：她不沾笔墨不涉风月，终生的成就是做人，死后被追封为圣婴耶稣之圣女德勒撒。我不禁莞尔——横冲直撞无心插柳，倒成了名正言顺的朝圣。

1999年7月

## 熨

平日根本难得好好穿一次衬衫，旅行倒又乐于替自己添额外的麻烦，收拾行李时总记挂着带一两件。借口不但迹近荒谬，而且婆婆妈妈，所以从来不敢说出来，在心里过一过打圆场：或者忽然有那么样的时刻，非穿不可……

这是骗谁？又不是上台领奖受封，又不是陪公主王子跳舞，更不是接头倾谈利益以亿作单位的生意，哪来一定要衣冠楚楚出席的场合？真要登那样隆重的台盘，一件衬衫倒是不够的，可是又不见得我会周详到同时携备领带外套黑皮鞋。人家说难得糊涂，诚然自有其乐趣，我这人连糊涂的时候也太清醒，活该得不着飞来艳福。

这晚打点行装，循例转起带衬衫的念头。夏夜有时真静，一边听唱片，一边熨衣服，确实是享受。不费力的劳作令人愉快，洗净的薄棉布喷上清水，熨斗滑过吱吱作响，是皱纹临别抛下的“再见”——可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衣服穿上身，一池春水没有风也必定被吹皱。不过那是不一样的皱纹，放大了的，像细腻的文字搬了上银幕，不再如当初纤密缠绵。

先熨衣领，再熨两只袖。领口和袖口是西装革履的绅士

在社交仪态学院获取的文凭，身份有赖它们巩固。笔挺的，伸出来的头和手是外界唯一能够接触的肉，其余的身体包藏在层层布料底下，是腐败还是升华都与这个人的声誉无关。或者就因为这种硬邦邦的自我围困，令我对绅士的一切却步。熨过也就算了，反正袖子总是卷起来，衣领最高一颗钮不扣上，不必靠它们造声势。袖背的一道折纹倒很用心熨，直线和手臂平行，人显得精神清爽，累的时候尤其需要这点支撑。

接着熨后幅。由衫尾熨起，风流往上流。前幅先把钮扣和钮门后的折位熨平，然后也是从下往上推进，肩位留在最后。消闲杂志喜欢登一些无中生有的趣味文章，什么《由颜色看性格》、《鞋子的选择和性倾向》之类，似乎极受一般读者欢迎，俨如热恋男女的苦海明灯。好像还没有见到有人以熨衣服大作文章——恐怕就算有，也不过分成粗略的三大类：一、洗作店一手包办型，肯花钱装潢门面，具上进心；二、自我操作型，甘于做牛做马，无可救药；三、依赖高堂老母打救型，孺子不可教，生人勿近。无聊到以熨衫习惯分析心理，大概不至于。

熨得兴起，简直停不下来，一口气熨了四件。还是差不多同样颜色的，淡淡的蓝，较接近白的像爽朗的天，较接近灰的像午后的河，暗暗于色阶退下两步的是没有浪的海。当然，它们迟早会被沾上若隐若现的橄榄油，还有鲜艳的纯正意大利西红柿酱，成为积臣·波勒（Jackson Pollock）泼墨画

的冒牌货。折起来放进行李袋，不过无端端增加重量——不假思索穿上身的总是白汗衫黑汗衫，向来如此。

四个蓝色，只准自己挑两个。灯光下比并着瞧，其实甲乙丙丁没有分别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想起许许多多年前，第一次单身旅行碰到的一个女人。“单身旅行”在这个个案有种讽刺，因为是生平唯一一次跟团观光。还未成年，家里不放心让不懂事的小孩一个人乱跑，只好跟大队。宝岛七天游，队员看见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，都爱理不理，结果被分派与领队同房。唯一肯和我谈话的是一对度蜜月的年轻夫妇。姓和名一概忘了，只记得新婚太太娇小玲珑，平时恐怕接近干瘦的，但因为当时有幸福浸着，整个人发出黝黑的光彩。“上机前一晚赶熨衣服，灼伤了手。”伸出来展示，手腕过一点的位置有一片紫红的烙印，像新月，也像落叶。

1999年9月

## 柏林阿历山大广场

终于没有专程造访。

有一天在地铁站转车，因为是大站，行行重行行，其实多上几级楼梯就到地面了，还是吝啬两步路的气力。没有必要罢？明知道风景不再是那幅风景。

阴阴暗暗的地铁站，倒很有法斯宾达（Rainer Werner Fassbinder）同名电影的气氛——时维七十年代，不可能拍实景，是片厂搭的布景。男主角和男主角的其中一场戏，好像企立在站里的书报摊。或者记错了，是街角？楼面非常低，不必下眉头也上了心头，因为宽阔，比例上简直有泰山压顶的效果，展不开眉头，捱不明更漏。脏的，杂的，乱的，只能够疾步走过。意识里整个前东柏林都是这样，此处不留人，也实在找不到留人处。虽然电影描写的年代更久远，尚未分东划西。

破镜重圆转瞬十年，前嫌却并不见得冰释。东部的地铁站一般都较老旧，在游客眼中更有趣，像一只只过时的冰箱，冻结了当年的空气。我住的旅馆在西区闹市，地铁站叫韦登伯广场。致力保持昔日风貌，连广告板也贴着手绘的老海报。

刻意成这样，有点斗气的意味，向好奇心太重路人宣战：你挑得出骨头么？历史是人家的历史，与我无关——我比较乐意想象自己是个敬业的演员，穿戴整齐等候导演喊“开麦拉”。

九年前围墙刚刚倒下，趁出席影展之便，有一天偷空和一位美国小姐跑到阿历山大广场兜了一转。两个人像抓了把糖果的小孩，也像午餐时间偷情的白领，喜悦来自双重的犯罪感。她恐怕比我更高兴，因为是犹太人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理论上没有危险性，但民族记忆烙印新鲜热辣，直捣黄龙就像随时有踩地雷的可能。

冬日的下午，稀稀薄薄有点阳光，可是完全不见甦醒的迹象，灰头灰面的行人不言不语的。商店在营业中，不过又破又残，毫无门面可言。胡乱看了两眼，什么都没有看清楚，只知道象征式到此一游。也很满足：本来就无非想回去对人夸耀：“我去过了。”

听说这十年改得面目全非，尽是新建的大厦，唯一没有变的是名字。后来朋友驾车兜风，经过都忘了指给我看——没什么可看。全市可见的电视塔，近距离反而不那么咄咄逼人。塔闪着银色强光，初时我以为是游客的镁光灯，像巴黎铁塔的惯常景象。却原来是安装在塔上的定时讯号，每隔两秒闪一闪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蚁民：“你被监视。”真是高明的精神虐待。

著名的查理关卡以前参观过，现在拆除了，在费德力街



立着标记。噢，这条费德力街由南至北，怎么会被划分东西的围墙切断？朋友免费客串向导，还要遇到我这种白痴游客，真是祸不单行，于是没好气解释：“把西柏林围成孤岛嘛，你以为只得一幅分隔东西的墙？”我似懂非懂点点头，当晚居然做了个条理分明的梦。梦里有人打开一张地图，红色界线弯弯曲曲勾出旧墙的所在地。这才笑逐颜开，认为得到实际可信的答案。

1999年8月